

44.57/18
JHS

深度焦虑

金海曙

海天出版社

Y
1247.3

断裂丛书
韩东主编

责任编辑: 徐丹娜
封面设计: 欧 宁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陈敏宜 方 鸣

书 名 深度焦虑

著(编)者 金海曙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http://www.htph.com>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 编: 518026
印 刷 者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5(千)
版 次 1999年4月第1版
印 次 1999年4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I S B N 7-80615-974-6/I·266
定 价 14.00 元

关于海曙，关于~~深度~~焦虑

朱 文

80年代初的福州有一个活跃的民间诗歌俱乐部，叫“黑色星期五”。油印刊物、烧酒、朗诵会和女人是这类俱乐部不可避免的中心词。奔腾不息的热血可以使一个年轻人彻夜在青春的大街上披发赤足而行。那是一个创作冲动和性压抑纠缠在一起特别难解难分的年代。一旦把那两样东西分清楚以后，很多诗歌沙龙就不存在了。“黑色星期五”不是这样的俱乐部。来自马尾镇的青年吕德安一亮嗓子，就证明了他的非同凡响。在以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把自己安放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宦溪乡的山沟里或者纽约布鲁克林。但是他的诗歌还是被广为传诵。在诗歌同行的眼中，“吕德安”始终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黑色星期五”中另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金海曙相对而言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那套颇有影响的白皮的《新诗潮诗集》下卷中有一位叫做“阿奈”的诗人，就是金海曙，这是朋友揭发出来的。我问海曙，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笔名？他说，没什么意思，随便叫的。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只好如实相告，“阿奈”就是“阿波利奈尔”的意思。我之所

以要提这件事，是因为那是金海曙作为诗人唯一的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他就去了日本，而且一去就是六年。

关于这六年生活，朋友们所知甚少。回国以后他本人也很少谈及。可以肯定的只有两点：一、海曙还在默默地写诗；二、海曙成了个酒鬼。在整个白天里，他的双眼总是灰蒙蒙、似睡非睡的，只有到了夜里当酒吧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的时候，他眼睛里才会有一丝亮色。我对他那段生活更多的了解，还是从他后来的小说中得到的，从最早的《掌上小说四题》到最近的《等待天堂的慰问》。1995年的海曙穿着明显不合时宜的花衬衫，握着酒杯，缩在福州，他不知道干什么好。当朋友们在努力适应着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时，他也在适应着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三十四岁、已过了十五年以诗歌为中心的生活而一无所获、身体开始颓败等种种的因素都在提醒着他，是彻底结束文学梦的时候了。但是海曙最后作出的选择却恰恰相反，他振作起来，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写作中去。朋友也不感到太意外，每个人都变得更像他自己，这是天性使然。他离开了福州，来到北京，生活重新有了秩序，诗人海曙还在继续喝酒，但已不再是个酒鬼。在他身上，写作显示出了不可替代的拯救的力量。

从读到海曙的第一篇短故事起，我就有一个感觉，这个人会写出一部最好的小说，也许就只有一部，但是这一部会让我欣喜若狂。这一部小说将使海曙琐碎的、不走运的、无意义的一生得到凝聚、升华。不管海曙怎样看待他自己，我都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期待。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海曙是为这样一本书而活着的人。也许我要劝自己不可太急躁，需要耐心去等待。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中，金海曙属于容易被忽视的一类写作者，因为这类人天生对“成形的”东西不感兴趣，在生活中、在写作中都如此。这是趣味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能力问题。对

一类作家来说，“成形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优点，而对另一类作家来说，也许是最终让他流于平庸的症结所在。在一个强调个人重要性的体系里，通俗意义上的文学才能可以帮助一个作家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广泛地赢得承认，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好作家来说，才能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海曙和我本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深究着这个问题。

现在金海曙的小说集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他是个“低产作家”，写得很多，但是写完成篇的不多。作为朋友此刻我体会到更多的是其过程中的艰辛。面对具体的作品，不用我再多说什么。最后我想引用一段我所喜欢的海曙的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独处
等待时间滑落到我们脚底，在窗前
落日小巧地别在这座城市的肩上
燃烧，像蝴蝶，扇动它的双翅
这时我会想到：我们——我
和你，在时间的火焰中是不是有些疯了？

1998.10 南京

目 录

等待天堂的慰问·····	1
鸽子！鸽子！·····	14
非法滞留者·····	34
鼾声如雷·····	60
香椿里医院·····	82
搬家·····	96
深度焦虑·····	103
我要跳楼·····	118
一九九三年夏天的海滨·····	121
不可回避之轻·····	124
叛徒·····	127
魏薇和李华的故事·····	138
日常生活里的雪·····	153

想打电话·····	179
寻找第三者·····	189
小站停车·····	198
星期日·····	219
玻璃球·····	234
找个温暖的地方·····	255

等待天堂的慰问

那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在新宿车站前脏兮兮的广场上，我喝得烂醉，找到了一只破纸箱后我把它平铺在地上，躺下来看着天空，四周各色的霓虹灯光直射向沉沉夜空，在那里汇聚成一大片颤颤巍巍充满了欲望的紫红色河流。车站对面是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整整一下午一个脸色憋得发紫的女歌星在那里又蹦又唱，现在那里是一片漆黑。末班车已经开走了，车站在轰隆隆的巨响中乱抖了一阵后静寂下来，我的心里空空荡荡，像一间早已搬空了的房间，里面环绕着一丝曲终人散的气息。后来我转到了车站

的西口，那里有一个地下广场，能够避避风，不至于冷得受不了。我拖着纸箱好不容易走到那里，又一头栽倒，躺了下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徒劳的，它不仅毫无意义，一片空洞，而且它还是一张对我充满了威胁和仇恨的脸，一张我自己的脸，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中正对着我凝视。我曾经深信我对自己很了解，现在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我躺着，站不起来，稍微动一下我就感到一阵晕眩，呕吐感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好像我马上就要吐出一片汪洋大海，然后会让自己彻底淹没在这片汹涌的海洋里。

我躺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新宿西口的地下广场是流浪汉的聚集地，很多人在这里占据了有利地形，用纸箱搭起一座座结实的小房子，我的背后就是一个卖旧杂志的老头，他每天到车站的垃圾箱里拣乘客丢下的杂志，在车站前一本卖一百日元，收入足够他每天喝上一大罐牛奶。他刚才甚至还到卖牛肉盖浇饭的快餐店里美美地吃了一碗牛肉饭，然后酒足饭饱地晃了回来，跟我讲了一大套日本国当年是如何如何牛屁，一些傻屁就喜欢讲这个，一讲起来就神清气爽，像在讲一个好梦。老头的头发又长又乱，很久没洗了，我感觉有很多蟑螂在里面爬来爬去。他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更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刚才他提着裤子跟我讲，做出一副要去撒尿的急不可耐的样子，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他会不会一松手，一泡尿就从那里顺便嗤出来。

后来我不耐烦了，跟他讲我是一个他妈的中国人，你他妈的就他妈的滚开吧。老头大吃一惊，随即用充满憎恨的眼光看着我。这种眼光我见得太多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我只是他妈的讨厌一个鸡巴老头拎着裤子站在我面前，还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我头晕得要命，老头盯了我一会儿突如其来地叫

喊道：你这块狗屎讨厌这里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

我没理他。这个老乞丐问得好，我他妈的跑到这里来是来干什么啦？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在这个世界上转来转去到底是要一个什么东西？是要一块狗屎吗？我实在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我就会回到我那温暖的小屋去，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无论我明白了自己要什么我都会打辆车回去，回到我在远郊的小屋，钻进我的被子里，做一个好梦，然后在梦里把我想要的这个狗东西紧紧地攥住，一点也不放松。这种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的感觉把我搞得不轻，我喝了很多，只要再喝一口说不定我就会死在这个老乞丐的裤裆下，我想我现在的情绪真的是很过分。老头一会儿一会儿从他的棚子里钻出来，看看我有没有靠在他的棚子边上，他已经恨死我了，他像一条警觉得不能再警觉的老狗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只要我一旦靠在了他的私有财产上，他就会立即扑上来把我咬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天亮后我回到小屋时还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铁皮楼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房东老太太正在打扫公共厕所，她看到我松松垮垮的样子就提醒我：年轻人，不要太颓废啊。我说我不颓废啊。她说你不颓废还喝成这样，颓废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啊。我想我要是还颓废得起来肯定就不会再喝了，我的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搞什么。小屋里并排放着三台破电视，是我拣回来垫桌子用的，我有一块巨大的桌面，但就是没有桌子腿，我在扔垃圾的地方转悠了很久都没找到，好像所有的人都往外扔桌面而把桌子腿藏起来。现在电视机就像几条真正的桌子腿，把我的桌面撑起来了，离开地面有二十五公分，其中一台电视机的电线还连在电源上，我当时趴在地板上想调调看是不是能够调出什么名堂来，但我周围住的都是些和我一样的穷光蛋，没有坏彻底的电视是不会扔出来的。

我歪在水龙头下灌了一肚子水，然后又吃了两片安定，躺

下去继续睡，当时我想只有睡眠还是确实的，不可怀疑的，它是我生活里唯一能够靠得住的东西，它是那样美好，那样珍贵，我应该把它放在花瓶里好好地供起来才对头。

醒过来时已是晚上十时多了，我昏昏沉沉，洗了洗脸我跑到鲁亢的店里去，房间里空无一人的感觉让我受不了，沮丧让我受不了，桌面让我受不了，电视机让我受不了，周围没有一件让我受得了的东西，我需要找点东西来拯救我自己，我需要有一点点安慰。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足以安慰我，能让我舒服，能让我心平如镜，毫无怨言，但凑巧的是这样的东西我手边却一样也没有。我关上门出去，鲁亢在一家叫“兰”的酒吧里当“契夫”，“契夫”是厨房里总管的意思，他在这里干了好多年的“契夫”了，老板娘对他非常信任。他看见我进来就给我倒了一杯掺水威士忌，跟我讲今天你来得刚刚好，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烂污屎了。我知道他说的那个烂污屎是个上海来的老姑娘，一见到客人就会啊呀呀地扑上去。上次鲁亢打电话打了一个钟头，讲的全是这个老姑娘的事。他火火爆爆地跟她搞了一把，意犹未尽，就打电话来跟我倾诉搞这种事情的烦恼。

鲁亢不挑食，这点我很早就知道了，不过那个女人从门外进来时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她的体积我相信足足有两吨重，一笑起来脸上的肉一串串地使劲往下掉，她陪一个客人进来后就一直在哈哈大笑，那只张开的嘴好像随时要把一张茶几吃进去。远远看一眼我就有点吃不消了，我说鲁亢你这小子真的是饿坏啦，这样的东西你都敢去搞。鲁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到柜台另一头和一个小老板模样的人叽哩咕噜说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凑到我面前，问我最近怎么有功夫出来走一走。我不想说自己的事，问他现在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我说我想过去到他那里住一段。他一楞，说可以啊，还是住在老地方。我说

那你下班了我跟你一起走。他说好。

鲁亢现在住得很宽敞，到那家酒吧去当“契夫”以后他就发财了，不再一天到晚混在高田马场去打临时工，老板娘出钱为他租了一间公寓，有空了他还给一家华人报纸写点稿，当上了那家报社的特约编辑。我看了看他写的那些东西，他说都是骗钱的狗屎，不过那个报社倒是真的很不错，有几个打字的小屁很漂亮，这家伙走到哪里说的都是这一套。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如何用报社的钱去搞这个搞那个，突然他又想起来还要赶一篇稿子，急匆匆地扑到桌子前写起来。他写了一会儿回过头来问我，那个从广岛跑出来的女人怎么样了？

他说的是陈倩，她通过劳务公司到广岛的一家制衣厂来打工。制衣厂的小老板原来想到国内去找几个又便宜又有技术的好工人，结果当地的劳务公司根本就不管，谁交的钱多就把谁派出去。陈倩在国内时开了一家小餐馆，有点钱。她一直想到外国去看看，朋友就把我们的地址介绍给了她，我们当时都劝她外国没什么可看的，但她就是不相信，看到劳务公司的广告后她就报了名。报名时她跟事务员说她从没见过缝纫机是什么样的，事务员告诉她没关系，那种简单的东西出去后学一学马上就会了。下飞机的当天老板就被她气得要死，打国际长途给那家公司声称要解除合同，要去法院，事务员根本就不去理睬他，钱已经赚到了手他们就根本不再会去理睬什么其他人。老板疯掉了，一天到晚围着陈倩团团转，威胁她要把她交给警察去法办，他挥舞着拳头跟她讲种种日本监狱里的事，讲酷刑，讲她的护照现在扣在他手上，而她没有护照马上就会饿死的。他每天要这样跟她讲一个钟头，但是他的想像力很有限，说着说着他就在陈倩的身上乱捏。一个礼拜后陈倩从工厂里逃出来，跑到东京来混日子，当时她没有护照，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站的进站票。

陈倩刚到东京时没有地方住，先给鲁亢打了电话，鲁亢的护照已经过期了，他怕警察找麻烦，就把她领到我那儿去。鲁亢那天笑嘻嘻地请我吃饭，后来陈倩就出现了，根本没有征求我意见他就把她搞到了我那里。我毫无办法，告诉她我只有一间房，你要是不怕我强暴你的话你就住下吧。陈倩笑笑说我不怕，鲁亢在边上说被强暴总比被警察抓走要好啊。我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让她住下来。现在她早就搬走了。我说你不是知道她已经搬走了吗？鲁亢说，嗨，我是问你跟她还有没有联系啊。我说在新宿的歌舞伎町那里见过她一次，她正跟一帮马来西亚人搞在一起捣卖假电话卡。我操，鲁亢说，干这个可是太危险了，顶多只能干一个星期。过了一会儿鲁亢的稿子写完了，要我一起出去吃点心。鲁亢住在一个热闹的地方，离池袋车站不远，夜里三四点钟街角上还有一些推着车的小摊贩，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搞一些小点心来吃。

鲁亢对这一带很熟悉，吃完点心后他要我和他一起去一个朋友家串门。现在吗？我看了看表，有点犹豫。当然现在啦，他说，你的鸡巴毛病就是活得太紧张，太紧张啦，要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活在时间里，你他妈的还一天到晚戴着表。

鲁亢过去在大学念书时是哲学系的学生，还是学生会广播站的播音员，因为在宿舍和一个女生搞得太不像样，被人在床底下用录音机录了一盘磁带，和其他的磁带混在一起，他不明就里，在广播站请大家听歌时就把这盘磁带放了出来。一开始他还觉得挺好笑，以为是卖磁带的人搞错了，当发现主人公是他自己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手忙脚乱地把录音机关掉。但学校还是把他开除了，在他档案里还塞了一份品德败坏的评语，带着这份档案他有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不过他对念过哲学系这件事还是津津乐道的，有空还看看这方面的书，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时间简史》，鲁亢对这本书的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是偏瘫，手脚都不能动了还能跟他的秘书搞，有一段时间随便见到谁他都要做出一副很快要偏瘫的样子，歪着头要跟所有的人讲讲时间的事。

我们来到了一间高级公寓里，摁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个穿着一身睡衣的女人，看见鲁亢她就咧开嘴笑了起来。公寓里的东西都很有档次，一看就知道是花了不少钱置办起来的。鲁亢说闲着没事，带一个朋友出来走走。那女人冲我笑了笑，笑得很甜蜜，我想她过去肯定是漂亮过一阵的，一双眼睛在她脸上灵活地转来转去。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鲁亢跟她东拉西扯，女人在CD里放了一盘轻音乐，把整间屋子搞得暖烘烘的。刚才鲁亢告诉我这女人是东京某大学的研究生，晚上在一家俱乐部里打工，后来被一个叫木村的家伙养起来了。鲁亢和木村认识，他也常去鲁亢干“契夫”的那家酒吧里胡搞，和鲁亢认识后就把自己情人介绍给他，要鲁亢经常跟她聊聊，免得女人闷在屋子里闷出毛病来。

鲁亢兴致勃勃，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一直活得兴致勃勃，我搞不懂他那些兴致是从哪里弄来的。芳芳，他叫那个女人芳芳，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没问。鲁亢向芳芳介绍我，说我是大陆现在正走红的大作家，我的《大而无当的子宫》在国内被炒得非常火，地摊上卖到了一百五十元一本。他到日本是来体验生活的，鲁亢说，他现在想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他把我的写作计划讲得很详细，准备考察这个，准备考察那个，女人听得咯咯地乱笑。我说你别信，这家伙是信口开河。芳芳说我不信，鲁亢这小子从来不会说真话，我没有听过他说真话。鲁亢问她木村先生还是不是经常来，她说不常来，说着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不过钱还是照样要给啊。鲁亢表示很佩服，对她说应该这样搞，不这样搞就要吃大亏了。

芳芳很随便地坐在那里，这里抠抠，那里挖挖，讲一些不

着边际的事情。后来他们讲起了酒吧的生意经，讲到前一段她们店里来了一个叫陈倩的人。你们认识她吗？芳芳看到我们注意起来的样子，就问道。我说是。她看了我一眼，哦，她说，哦。我说怎么啦，芳芳的表情有点后悔，好像不该对陈倩的熟人讲起陈倩的事。我说没关系，只是认识而已。她说陈倩被警察抓了，我问她是不是入国管理局的警察，她说不是，是刑警，因为她身上带了大麻。她起身为我们冲咖啡，鲁亢问是什么时候出的事，她说记不清了，可能是上个月吧，也可能有半年了。我说在东京要搞到大麻可是不大容易啊。芳芳说是，不知她怎么就跟黑社会的搞到一起了。

天已大亮，芳芳到厨房去给我们弄早饭，我们走到阳台上透透气。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池袋车站前蟑螂一样乱糟糟地赶电车的人，十几条铁轨和电线纠缠在一起穿过了西武百货大楼，像一条钢索紧紧勒住了这座城市，然后把它吊了起来。右边是池袋的阳光大厦，玻璃上映照着的几朵云像是假的。鲁亢说没想到会讲起陈倩的事。我有点烦躁，讲起陈倩怎么啦，我说。鲁亢说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挤啦，一转身就会撞上个把熟悉的人。我看着下面清爽的街道，它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在清晨的阳光下，它干净得像从塑料袋里刚刚拿出来的一包卫生纸。但我却不知为什么会想到垃圾箱这个词，这个词粘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和街道清清爽爽没有关系。我们从阳台上来，芳芳把早饭弄好了。鲁亢问今天你要去学校吗？无所谓，芳芳说，可去可不去。我问她在学校做什么，她说在帮先生搞些小实验，是神经方面的。说到她的专业她又活跃起来了，跟我们讲如何把剥离下来的神经放在不同的营养液里，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有的神经会一下子飞快地长起来，有的神经又会一下子萎缩下去死掉了。鲁亢赞许地说你的这个研究有价值，芳芳说有什么价值啊，我怎么不知道？鲁亢说将来把会长的那条神

经弄出来，移植到男人的生殖器上就好了。芳芳又咯咯地乱笑了一气。

那一天我们在芳芳家里玩游戏，我们撕了很多小纸条，把某某某、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但是、后来、最可怕的是、结果如何等等分别写在不同的纸条上，然后把纸条打乱，这样就能够搞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来。其中一份纸条拼起来后是这样的：鲁亢，在抽水马桶上，咬着一只苹果，但是他没有尿，后来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竟然勃起了，结果他被他后妈暴打了一顿后送到了孤儿院里去吃屎。我们搞了很久，被这个游戏迷住了，每个故事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每个故事都像天国里传来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后来芳芳提议我们应该去打保龄球，有的时候她一个人也去打，她对我们说这种活动很好，不很累，但它又是活动，可以保证一天的活动量。这个建议被我们否决了，她又翻出很多画册和照片来给我们看，一本叫《雕塑森林》的画册吸引了我，这是本箱根雕塑森林的作品介绍，其中英国雕塑家雷格·巴特拉《弯腰的少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画面上一个裸体少女弯着腰，手放在背后，身体呈九十度向前探出，两只乳房像拖鞋一样在胸前耷拉着，表情好像在使劲嗅着离她一米远处的一股空气。我觉得那种莫名其妙的表情很熟悉，在哪里见过，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印象强烈的错觉，日常生活中那种姿势出现的几率相当低，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有点犯困了，到浴室去冲了个澡，镜子前的小格子里放着许多瓶子和罐子，我每样都用了一点，把自己搞得香喷喷的。出来后鲁亢正趴在地板上看电视，电视里一群嘻嘻哈哈的女人正要从一根窄窄的木条上走过去，木条架在一个水池上，不一会儿女人们纷纷掉进了水里，浑身湿漉漉地挣扎着往上

爬，电视里的观众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天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我们轮流洗了洗，我躺在沙发上，觉得很放松。鲁亢说我要去睡了，晚上还要去他妈的酒吧里干“契夫”，说着他就爬进了卧室里，用毛毯裹住头睡了起来。

芳芳仰着头在那里晾头发，头发从沙发背后拖下去，一直拖到地板上。鲁亢到卧室去后芳芳又倒了一杯酒，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把烟丝从香烟里摘出来。我有点好奇，问她在做什么，她说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看她做了一会儿，问她是大麻吗？她说是。她把大麻塞进倒空的烟卷里，问我试过吗？我说没有。她说你试试，这是很好的大麻呢。我抽了一口没什么感觉，她让我再抽一口，我说还是没什么。她把烟接过去，咝咝地吸起来。

哦，我不行了，她说，哦，我不行了。我问她怎么啦，她说自己正在飘起来，她说有种马上就要飞起来的感觉，她告诉我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简直是妙不可言，你刚才怎么会没有？我说我确实没有啊。她想了想说，真可惜，可能是你平常烟抽多了，不敏感。我说你这下说对了。她站起来弯下腰，手向背后伸直，问我她做得像不像。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飞机吗？我问她。她摇摇头说是画册里的那个少女雕塑啊，我说那脖子还要伸长点，她把脖子往前伸了伸，我说头再抬起来一点，她把头又抬起了一点。还不像吗？她问道。我说再使劲嗅一嗅，她把头扭来扭去在四处乱嗅，我笑来说可以啦。很像了，是吗？她追问道。我说那个女人是不穿衣服的，她斜着眼睛看着我，你以为我做不出来吗？她说。我说算啦，已经很像了。她摇摇头说还不够像，我告诉她已经很像了。她坚持说不像，我说像不像跟穿不穿衣服没关系，她说我不是在说衣服的事。我有点意外，问她那是说什么呢？她说那是一个少女啊，少女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